

一个难以对证的谣传夹杂着一个大宋沉船的传说泛滥，使运河岸边的万名群众掀翻锅铲，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挖宝“大会战”。

5月16日上午，笔者来到了河北省临西尖家镇。在这个镇边，闻名于世的京杭大运河古老的河道齐刷刷地划开了河北与山东的省界。而此时此刻，在从尖家村到尖西村近十公里大运河干道的河道上，正涌动着成群结队奋力挥锹抡镐的老乡们。他们不是在修筑河道，而是在专心致志地挖宝。

沉船之谜迷雾重重，相继有人意外地发现宝物，1984年有过挖宝狂潮。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鲁运河段的尖家码头附近，传说有一条元代大商船在这里沉没，后来又有明代、清代沉船的说法在方圆十几公里的乡村中传开……

民国期间，人们在距离尖家村五公里一处运河冲击的三角州种地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扇精致的铸铁窗户和一些古代铜钱。

1942年，日本人在尖家村附近制造了一起杀人惨案，后来乡亲们在这条河滩掩埋死难者尸体时从中挖出了几个十几两重的银元宝。

这似乎给有关沉船的传说提供了佐证。

1976年，尖西村农民王兴明在运河河滩挖宝时意外地挖出了精致的青铜香炉和十几枚银元及一些其它银制品。

1984年，尖家村几位农民在运河河床上挖旱养水池时，几个嵌有精巧花纹的陶罐、瓷瓶被挖出……

这次意外的发现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应。当地农民纷纷涌向河道，用锹和镐头挖开沙砾和泥土，以此寻找千古沉船的秘密。

“八四年那次闹得就很邪乎。刚一开头是几个人，后来就几十个人，大伙一看就都来劲了，后来河道上全是人，真是人山人海……”尖西村71岁的老大爷赵春江对记者说。

乡亲们挖宝的狂热持续了一个多月才结束。有人说这次挖宝一无所获，也有人挖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宝物。

人们谁也没有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是在这个地方，又掀起了挖宝狂潮，而且其规模远远超过了1984年……

一个找到宝物的谣传泛滥开来，人们纷纷来河道挖宝。

事情的起因是一个至今难以对证的谣传，这个谣传是这样的：

今年4月12日下午，临西尖家镇尖家村农民汪国民和妻子一起到运河河滩挖宝，准备抗旱浇地。当挖下一米深的时候，他们在石砾中发现了

一个坚硬的金金属物。汪国民好奇地将它拣起，当他小心翼翼地除去上面的泥沙等杂物时，金属物耀眼的光泽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夺目。

夫妻俩惊讶地发现，这是一个古代银制元宝，其重量足有十几两。

从这天起，兴奋异常的这对夫妻开始停止挖井，而开始悄悄地挖宝。他们坚信，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当年沉船的地点。

几天后，尽管格外卖力，但他们还是一无所获。

早已捺捺不住性子，就像1984年那次寻宝一样，扛着铁锹镐头小跑似地进入了运河古道。

来河道寻宝的人们渐渐发展到几千人。

尽管一无所获，但是沉迷于寻宝的人们无一厌倦。镐头、铁锹、铁钎撞击石砾的声响夹杂着人们的吵闹声回荡在运河干道的古老河滩。

寻宝的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一百、二百、三百……直到一千、两千、三千……一幅千军万马的场

气的孩子将瓷瓶打碎，然后大人把剩下的半块生硬地丢入河中……但是，在场的人们没有一个这样想。他们都在合计：这半块瓷瓶很可能就连接着充满诱惑的沉船秘密。

不久，有人开始挖出了清代的“康熙通宝”、“乾隆通宝”、“金代的大定通宝”等古币，其中许多都是锈迹斑斑，但它们给人们的信息却是异常振奋。

与此同时，又有人挖出了石雕人等文物。

传言继续泛滥，高峰期的寻宝人

附近十公里的运河河滩到处都是人。5月3日这天，寻宝的人已足有一万之多！

绝大部分人一无所获，但他们的盲目行为成全了小商贩。当时运河边上光卖汽水、卖小食品的小摊就有三四十个，而且个个生意红火。

文物贩子纷至沓来。

寻宝人当中确实有人挖到了宝物，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其中出土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唐、宋、金、明、清等朝古币及石、玉、瓷、陶、铜等工艺品，后来据有关人士讲，当中确有部分文物很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或远或近的文物贩子闻风而动，纷至沓来。刚开始，他们还半遮半掩地收购文物，后来随着文物贩子的增加，他们干脆撕去面具，明目张胆地大肆收购。再后来，他们手拿一叠厚厚的钞票，与挖宝的人群中晃来晃去。当发现有人挖出东西，他们便凑上前去，一手交钱，一手拿货，挖宝人进行现场文物交易。

对于古币，他们公开价格：“乾隆通宝”每枚3元，“康熙通宝”每枚5元，“大定通宝”每枚30元……对于出土的其它文物，则要与挖宝人进行讨价还价，然后再进行交易。

运河河道也成了文物现场交易市场。

让人感到可惜的是，文物贩子们贩走了一些古币和其它文物。

一个农民挖到了一个古代的铜盆，有两个贩子分别出价5000元、7000元，但他还是没卖。另外几个农民挖到了较大的银元宝、瓷碗、玉烟具、铜镜、玉棋盘等文物，都拒绝出售。

县里工作组制止了挖宝事件，但几天后又有不少人再次挖宝……

运河古道上的挖宝狂潮在临西市引起巨大的震动。临西市委、市政府组织文体局、公安局的几十名工作人员组建专门工作组，会同尖家镇政府机关干部于5月5日开赴挖宝现场，一方面抓捕文物贩子，没收非法交易的文物，一方面动员群众撤离现场，停止挖掘，以保护埋藏在地下的国家文物。他们向挖宝的群众印发了8000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宣传材料》，向他们讲明埋藏在地下的文物应归国家所有的法律知识。

经过四五天艰难的工作，挖宝群众停止了挖掘。

但当工作组撤离后不久，又有一些农民重新涌上运河河道，再次寻宝……5月15日，记者在这里看到，仍有不少农民锹锄镐铲，沉迷于挖宝之中。

对此，临西市委、市政府局长高俊明对记者表示：“看起来这是一项长期工作。我们将再次行动，彻底制止非法挖宝事件。”

（照片说明：工作组撤离后，不少人再次涌向河道挖宝。）



运河古道 万人寻宝

很快，汪家的亲属也来些寻宝。一天、两天、三天……他们依然是没有任何收获，但他们相信，一旦找到宝物，力气就不会白费。

又过了两天，他们当中有人挖出了许多金代“大定通宝”等古币……

很快，沿运河河道的尖家村、尖西村、妻家村等家家户户都在传言汪家挖到了为数不少的银元、金元宝、一整箱黄灿灿的金条……

5月16日，笔者在运河河道上找到了传言中的主人公——今年45岁的农民汪国民，向他问起了事情的原委。这位看起来憨实的农民脸作“冤枉”状，说：“哪有的事？挖宝的事确实有，但元宝和‘大钱’的事根本就没有，都是别人给编的。”

就在传言风起的时候，许多村民

面，自然让人们联想到了当年“农业学大寨”时的“大会战”。

在寻宝队伍的开掘下，本来平平坦坦的运河河道已变得坑坑洼洼，千疮百孔。一些埋在地下古老的青砖、陶片和瓷片被掘出地面……许多人开始专注地端详着它们躲藏已久的面目，希望从中盘查出古代沉船的秘密。

又过了几天，尖西村农民孔四林挖出了一个残缺的彩色瓷瓶，高约半米，直径约40厘米。上面嵌有蓝色的云纹和花饰。不知谁当场脱口而出：“这是‘唐三彩’啊！”

当即有人要出200元钱买下，孔四林如获至宝，不肯卖。后来他就将其抱回家中。

也许这是一个毫无价值的残瓷，说不定是当年运河上某条船上淘

足有一万之多。

很快，挖宝人群中不断传出有挖出金元宝的消息，同时还有人说出几个人挖出了三十两重的银元宝，又有人传言某某挖出了12根金条，云云。

这些传言可信度很低，但是作为运河边上尖家镇几个村子的村民来讲，至今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有时甚至还说得有模有样。这些或真或假的说法在人群中高度泛滥。寻宝的人越来越多，已是一种势不可挡的阵容。疯狂的寻宝人群拥挤在运河河滩，他们有的，有的挖，有的用铁钎、钢钎等在石砾中仔细地搜寻着宝物。男女老少，一同上阵，一副千军万马的阵容。

不断有外地人骑着摩托车、自行车来到这里加入寻宝的行列。当然，也有个别老头赶着马车或骑着毛驴来凑热闹。

实行“一夫多妻”的民族至今虽然仍有不少，但却以非洲尼日利亚的犹罗巴族最为盛行。当地的男人，妻子越多，表明地位越高、越有威望。

在那里，地产、房屋都不值钱，更没有什么银行可供人储蓄存款，最实在的财富便是妻子。

犹罗巴的一位普通男人，都拥有10个妻子，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有50位妻子，那也不足为奇。当地曾经有一位名叫阿莱卡卡的酋长，他拥有的妻子多达400个。每一位新娘最低价钱约在700美元上下，购买新娘的钱，须由新郎交给新娘的家属，而新娘自己也可分得一部分。

犹罗巴地方人口不足10万，属国制，但国王并不能得到人们的信赖和拥护，身为他属下的酋长反而颇孚众望，前面提到的阿莱卡卡，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酋长之一，这可能就是他拥有400个妻子的原因。

在犹罗巴每年都有一个名叫“亚鲁巴巴卡”的盛大节日，每到了这天，国王、酋长以及地方上的名流、绅士等，都列队游行，仪仗威严堂皇，热闹非凡。他们用五颜六色的洋伞遮在头上，伞上挂满了许多奇珍异宝，他们的妻子便围绕在他们唱歌跳舞。

奇怪的是，这里的女人都很热衷嫁给拥有多个男人的，她们认为这是无上的光荣。在她们看来，如果“不幸”嫁给了一

个妻子少的男人，那便是毕生的一大耻辱。

在一个丈夫的统治之下，每一位妻子都有自己的房间，吃住都在房里。丈夫光顾时，她就特别煮些好菜与丈夫拌脚，等到酒足饭饱之后，才与丈夫好合行乐。另外，妻子们可以随意到各处去游玩，或探亲访友、或买衣买菜，丈夫一般不会干涉。最妙的是，妻子们一旦发生争执吵架时，绝不如一般人那样争吵谩骂、互相攻击，而是十足的辩论形式，好像在演戏。这种特殊的辩论往往持续几个小时才停止，而丈夫则保持中立。

丈夫统治的一大群妻子之中，第一位原配夫人是诸妻的“领袖”，当地人叫作“头妻”，其他则叫“贸易妻”。

“头妻”是总管家，每天清晨，其他妻子都要向“头妻”问安。

丈夫一旦死了，有些“贸易妻”便分配给他的兄弟或儿子们去接受，这便是部落中最大、最重要的“遗产”。

斯德哥尔摩媒体2月21日报道，受太阳活动剧烈影响，瑞典北部地区的天空从20日夜间起出现多年罕见的极光奇观，五颜六色的光带飘忽不定，让当地居民大饱眼福。

根据太阳观测卫星(SOHO)的观察，太阳活动从上周开始加剧，释放出大量带电粒子，形成了高速粒子流。伴随着高速粒子流的释放，17日和18日两天连续发生了3次强烈的太阳风暴，高速粒子流受地球磁场的影响进入北极附近，激发高空中的原子和分子而产生了极光现象。

瑞典北部出现罕见极光

随着高速粒子流的释放，17日和18日两天连续发生了3次强烈的太阳风暴，高速粒子流受地球磁场的影响进入北极附近，激发高空中的原子和分子而产生了极光现象。

此间天文学家们认为，瑞典北部地区的上空今后两天还会出现更为壮观的极光，而且瑞典的南部地区也有可能观赏到这一自然奇观。

内心的独立和自尊则更令人称道。

在工学院上学期间，她不让汽车去接她，从来也不说明自己是谁，同学们根本就没有把娜佳和斯大林联系在一起，她是个极聪慧的女人，心地又极其真诚，一旦被一个人征服，就永远把自己交给他。但她与斯大林年龄和经历上的巨大差异，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的。斯大林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他主宰着一个最大国家的命运，这就决定了斯大林要具有钢铁一般的果断、沉稳甚至是冷漠和专横的性格，而娜佳对他这个内心世界的了解毕竟还是幼稚的，她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这个伟人。这种衡量和希望她

佳却在电话里不无挖苦地说道：“你来干什么？这对国家来说代价太高了。”但她又每每为斯大林给她的温情而欣喜。一次会议后她深夜归来，十分疲倦，斯大林抚摸着她的头，她地扶她躺下，她说：“看来你还是有点爱我。”……她是多么希望这种她认为是十分吝啬的爱能持续下去，然而她最终还是失望，她曾不止一次地向好友和亲戚表示想要离开斯大林，但又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苏联高层领导的夫人圈子中，娜佳逐渐变成一个不被人理解的人，她们说她太严格，太严肃，和自己的年龄不相称。这就

更加深了她的苦闷和孤独，这种自我抑制，严格的内在的自我纪律、精神上的不满、委屈和愤怒，使压力越来越大，最后终于爆发了。而导线的本身却又又是那样的微不足道。1932年11月7日晚上，克里姆林宫为庆祝十月革命十五周年举行盛大的节日宴会。党政的高级官员、外国代表的贵宾云集，气氛极为热烈。情绪很好的斯大林当着大家的面喊娜佳：“喂，你也喝一杯！”在这种正式场合，他应遵循礼节叫妻子的名字和父名，或叫表示亲密的爱称，斯大林却无视了。从此就认为自己不是属物的娜佳感到受了羞辱，于是大喊一声：

“我不是你的什么‘喂’！”接着站起来，在所有宾客的惊愕中退出了全场。

第二天清晨，克里姆林宫官邸和平时一样是宁静的。管家瓦西里耶那边准备好了早餐去叫斯大林夫人。推开门，她惊呆了：娜佳躺在血泊中，手中握着一支“松牌”袖珍手枪，尸体已经冰冷。

娜佳的死给了斯大林极大的震惊，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她要自杀来惩罚我？难道我不善于体贴？难道我没有把她当妻子去爱？难道没有尊重她？难道不陪她上几次剧院就那么重要？

最初几天，斯大林的精神几乎崩溃。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他手扶棺木悲哀地沉默着，却再也没有力量去参加葬礼了。他对娜佳的妻子说：“我也不想活下去……”娜佳的妻子和姐姐日夜守着他，担心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

娜佳生前用一个家庭主妇的手亲自转动了这架和睦的家庭机器。她的哥嫂、姐姐、父母亲都与这个家庭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连受到斯大林冷落的前妻的儿子雅可夫也在这里感到了温暖。而她离去以后，维系家庭的纽带也不存在了。亲戚们很少来往，即便来往也经常发生争吵。娜佳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舅舅、姨夫、姨妈，大多在“大清洗”中受到牵连，甚至含冤死去。

娜佳的死成了斯大林内心深处一块永远流着血的伤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那些主观上认为造成娜佳死的因素越来越痛恨，经常咒骂娜佳生前读过的书籍，咒骂娜佳的好友波琳娜、谢苗诺夫等，咒骂了娜佳小手的杰巴维尔(娜佳的哥哥)。但对娜佳的怀念也越来越多。

死在枪口下的斯大林夫人

又从不愿说出口，因为她是个自尊心很强、性格内向的人，当她情绪不好的时候，她从来也不承认心里有什么事。

对她来说，斯大林逐渐变成了一个极其生硬、极不善于体贴的人，他已不是她青年时期所憧憬的那样的男人了，而她又仍然爱着他，这使她十分苦恼、也十分失望，她把自己比喻为一个殉难者，他们之间开始爆发了谁都认为对方是不可理喻的争吵。1926年的一次争吵后，娜佳一气之下带着儿子瓦西里和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到列宁格勒的娘家去住。不久后，斯大林从莫斯科打电话去“求和”，并表示要接他们回家去住，娜

截至于去年9月底，日本在华投资项目已达1.8万多个，实际投入金额244.3亿美元，是中国第一大投资国。

据了解，在1998年评定的中国最大500家外商投资企业

日本成为对华投资“老大”

中，日资企业占了73家。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在中日经贸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出口贸易已占中日双边贸易额的一半以上。1998年，日本来华投资的协议金额和实际金额均比1990年增长了5倍多。

日本成为对华投资“老大”

（张毅）

那天晚上我散步的时候路过一座小桥，那座小桥是乞丐聚集的地方，不过当时天不早了，乞丐们都下班了，但是我看到桥南边的人行道上有不少人在围观什么。我本来走在桥的北边，出于好奇，也想去围观参观。大概没有什么好看的东西，所以当我避开来来往往的车辆走过去的时候，那些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先前被围观的是个农民样子的40来岁的汉子，他脖子上挂着一张大白纸，抬头是“寻人”两个黑色的大字。黑色大字下讲述的是他老婆丢失的经过，大意是6个月前他老婆到广州来打工，后来被一个骗子骗走，那个骗子能歌善舞，声称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要到不少钱，他老婆就相信了他的话，就跟他走了。这些都是听说，是他在家里打工的老乡告诉他的，不然他也不会远远地跑来找我，这个农民说他自己也我疾，一条腿是瘸子。他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儿约10岁，儿子约8岁，身上都脏得不像样子，不过看起来身体不错，胖乎乎的，脸色也还红亮。

汉子说他找了三个月，带的钱早就花光了，就边要饭边寻找。汉子还出示了他和他老婆的合影，指着那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的女人问我看到她没有，我自然没有看到，而且我敢肯定他

起，我腿就直。但是追着追着就追不下去了——当我即将把他抓住的时候，那家伙边跑边叫起来：“打劫啦！打劫啦！有人打劫啦！几个行人应声把我围住：“要饭的都别抢，是不是穷疯啦？”

还没等我向那些好心人解释清楚，那个“河南人”已经拐进一条黑暗的小巷，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穷啦

我的怒火冲天而起，我腿就直。但是追着追着就追不下去了——当我即将把他抓住的时候，那家伙边跑边叫起来：“打劫啦！打劫啦！有人打劫啦！几个行人应声把我围住：“要饭的都别抢，是不是穷疯啦？”

还没等我向那些好心人解释清楚，那个“河南人”已经拐进一条黑暗的小巷，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文/阿超

成都“丽人吧”惹来争议

半人高的吧台，靓女坐守其中，与台外的客人喝酒、聊天……这种新潮的娱乐消费形式开始在成都各酒吧中流行开来。

成都娱乐场所出现的这种“丽人吧”区，吧女们服装统一，或身着风骚的半透明吊带裙，或穿着暴露的吊带裙，只陪客人喝酒，不得走出吧台，客人也不得“越雷池一步”。主客之间隔着一道半人高1.5尺宽的“墙”，男女双方只能在台面上闲聊，吧女不得收取小费。这种被认为是“正规”陪酒的美女服务日前正引起一些消费者的兴趣，但也引起许多人的非议，他们认为这种服务有着许多隐患，如果任其发展，会误导娱乐业。

据称，“丽人吧”的吧女必须具备两大本领，一是酒量大；二是会玩牌戏，如划拳、摇骰子等。吧女的收入大大高于一般的吧员，基本工资大约在1000元左右，还可以加酒水提成。但据说合格的吧女也难找。

截至于去年9月底，日本在华投资项目已达1.8万多个，实际投入金额244.3亿美元，是中国第一大投资国。

据了解，在1998年评定的中国最大500家外商投资企业

日本成为对华投资“老大”

中，日资企业占了73家。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在中日经贸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出口贸易已占中日双边贸易额的一半以上。1998年，日本来华投资的协议金额和实际金额均比1990年增长了5倍多。

日本成为对华投资“老大”

（张毅）

等新娘 柳影摄

陕西唐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唐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股东大会于2000年4月12日决定解散唐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敬请与唐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往来的单位务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进行财务清算。

特此公告。

陕西唐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〇年六月九日